

# 王友誼是中國文字的「根」

## 友誼

篆書作為中國書法藝術的源頭，有着深厚的歷史內涵和獨特魅力，至今已有3000年歷史。被譽為當代「中國篆書第一人」的北京市平谷區政協常委王友誼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目前篆書發展面臨「寫的人少，寫得好的人更少」的瓶頸，「弘揚書法藝術、傳承國學文化是我一生的夢想和追求。我將盡可能將這項藝術傳承下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楊凌雲、王頌

王友誼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篆書委員會委員、中國書法院研究員、平谷區書協主席。他的多幅書法作品被中南海、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收藏，2011年被評為中國書法十大年度人物，2012年12月，被授予中國書法領域最高獎——蘭亭藝術獎。

出生在農村的王友誼自幼喜愛書法。年幼時，他見同村一少年的毛筆字寫得很好，便心生羨慕，產生了學字的念頭。他省吃儉用，買來筆墨，瞞着家人開始習字。後隨父經商，其間卻從未放棄習字。

### 文心書面 孜孜以求

1984年，平谷書畫影學會的成立促成了王友誼結緣著名書法家、全國政協委員歐陽中石。次年，36歲的王友誼報考首都師範大學書法大專班，開始正式學習書法，師從歐陽中石，由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王友誼表示，歐陽中石早就對書法提出了「文心書面」這一開創性的準確定位。「所謂『文心』就是內質，『書面』是表象，具備『文心』的『書面』，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書法」。

歐陽中石曾多次強調中華文化對書法和書法家的重要影響，再三告誡學生不要簡單地「拿着一張寫成的字叫做書法」。他認為，「文心」的培養，又須「從持身到節操，從學問到閱歷，從氣質到感情，從文采到筆墨，都着力孜孜以求」。



王友誼主編的《歌詠平谷詩文集》，書名由歐陽中石題寫。

### 「為國祚揚威，為山河增秀」

歐陽中石告訴王友誼，書法創作「最少應當包括所寫文字內容的創作與書寫藝術的創作兩部分」，文字內容應是「為國祚揚威，為山河增秀，為所仰頌德，為所寄抒情」。他並明確指出：「從這一點上看，我們距離古人遠矣，距離前輩人遠矣……必須追而及之、過之，而不能另立標準。」歐陽先生的諄諄教誨，王友誼始終牢記在心。

在歐陽中石的指導下，王友誼選擇大篆作為自己的學習研究方向。他始終銘記老師「作品不能有硬傷」、「文字一定要過關」的教誨，先由甲骨文入手習字，繼而擴展到金文、石鼓文、小篆。

幾年前，歐陽中石聽聞王友誼身體狀況不好，便每月為他題字一幅，以供其維持生計。數十年來，王友誼深受恩師德藝雙馨的影響，從未輕易改變自己的方向。在篆書體系之外，王友誼也兼習隸碑、行草等，以此來



王友誼接受本刊記者專訪。

「滋養」篆書。經過不懈努力和探索，逐漸形成自己蒼莽、古樸的藝術風格。

### 為「中國書法之鄉」奔走

作為北京市平谷區政協常委，王友誼的提案大多是圍繞家鄉平谷的書法藝術普及和發展。其中，最大的成就也是最讓他感到欣慰的，莫過於推動平谷區「中國書法之鄉」的評選。王友誼建議，在平谷各鄉鎮社區設立書畫展廳和書協分會活動室，營造學習書法、展覽書法的文化氛圍，成立培訓、教育機構。如今在平谷提到書法，無論老幼婦孺都不陌生。

2012年11月，在王友誼的不懈努力和奔走下，平谷區成為北京首個由中國書法家協會評定命名的「中國書法之鄉」。王友誼表示：「書法教會我責任，對家庭、

對家鄉、對社會的責任。」他認為，大篆是中國的文化，華夏的文化，他有責任把它傳承下去。王友誼已用大篆書寫了「四書」、「道德經」、「金剛經」和《三字經》，目前正進行書寫「五經」的工作。其中「四書」約5萬字，「五經」約90多萬字。

### 為後世留大篆國學經典

現有大篆資料篆字不足，因此用大篆體書寫國學經典實屬不易。王友誼幾十年如一日，每天要寫近千字，平均工作時間高達15小時左右，一天到晚除了用餐、吃藥、睡覺，就是不停地寫字。他說：「我將竭盡全力，為後世留下一套大篆國學經典，讓後人更好地了解中華先哲優秀文化思想和篆書藝術的神奇高古魅力，為傳承書法事業、傳承民族文化盡自己的一分力量。」



今年6月，王友誼在京舉辦端午傳統篆書文化藝術展。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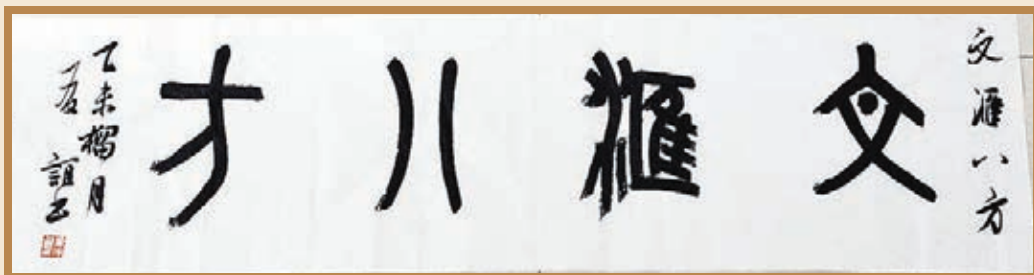
## 「上元雅集」助書法傳承

屈指算來，中國的篆書名家寥寥無幾。2009年，王友誼及其弟子自發舉辦「上元雅集」。每年臘月二十八和正月十五，王友誼和學生們一起交流感情，研習篆書。從2013年開始，「上元雅集」由平谷區政府投資舉辦，已成為平谷區委區政府舉辦的書法文化品牌活動。

王友誼說，篆書是中華文化、文字的「根」，他希望借「上元雅集」的舉辦召集更多的篆書學員，實現接力和傳承。

### 憂篆書發展 盼藝術傳承

習篆書需「走進古人、理解古人」，具備一定的古文學習基



王友誼為本刊贈書「文匯八方」。（「文匯八方」為全國政協委員莫言於今年兩會為紀念本刊創刊所題）

記者唐小可攝

礎，加之書寫起來又易出錯，因而內地大學開設書法專業雖多，但學篆書的並不多。王友誼對此深感擔憂。他希望憑藉自己的努力，盡可能弘揚篆書，讓更多的人了解、學習，並將這項藝術傳承下去。「在前進的道路上，一個人成功不算什麼，重要的是帶領大家共同進步」。

##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 佟麟閣：「戰死者光榮 偷生者恥辱」



國民革命軍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聶晨靜、王曉雪）1937年7月28日，時任國民革命軍29軍副軍長的佟麟閣壯烈犧牲，成為抗戰殉國的第一位中國將領。70年後，佟麟閣的次子佟兵在父親殉國紀念日這天，赴香山悼念並題詞慰父：「香山有幸埋忠骨，盧溝曉月照墓墳。緬懷先烈撒熱血，實幹興邦慰忠魂。」90歲高齡的佟兵說：「雖然父親已經犧牲了78年，但那些事情在我腦子裡仍記憶猶新。」

佟麟閣犧牲那年，佟兵只有12歲，但他至今仍清楚記得：血肉模糊的父親被抬回來，左臂沒了，母親一看立即暈厥過去，嫂子和姐姐給父親擦乾淨換上便裝，最後大家一起把父親抬進原本為祖父準備的棺材。「看着釘子釘在棺材上，就像釘在我心裡一樣。」

### 「誓與盧溝橋共存亡」

1934年，隱居香山的佟麟閣被宋哲元請出山，負責軍事，坐鎮北平南苑，並擔任軍事訓練團團長，訓練團裡包括一些東南亞華僑和1,500名學生。1937年5月，北平局勢愈發危急，四個重要通道中有三個被日軍佔據，盧溝橋是僅存的咽喉。當時，29軍軍長宋哲元正在山東省視，副軍長佟麟閣身負軍事指揮之責。

「國家危難之際，父親站到了抗日最前線。」佟兵說，「七七事變」後，佟麟閣曾下令駐守宛平城的部隊「堅決抵抗，誓與盧溝橋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7月26日，軍長宋哲元下令讓南苑軍部撤至城內。為穩定軍心，佟麟閣指令副參謀長張克俠率部撤回，自己卻留下與留守南苑的官兵和軍事訓練團的學員、大學生訓練

班的學生一同保衛南苑。佟麟閣曾慷慨誓言：「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繫於一人者輕，而繫於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應當馬革裹屍，以死報國。」

### 「我若不身先士卒，可割我雙耳挖我雙目」

佟兵向本刊記者透露，為鼓舞士氣，身兼大學生訓練班班主任的父親曾對他的學生說：「中央如果下令抗日，我佟麟閣要是不身先士卒，你們就可以把我拉到天安門前，割我雙耳，挖我雙目。」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時，日本侵略者集結10萬以上兵力，在幾十輛坦克掩護下，突然從東、南、西三面向駐守南苑的第29軍發起空中和地面進攻，29軍官兵用簡陋的武器，數次抵擋日軍猛攻。

午後13時許，佟麟閣正指揮部隊向外突圍，兩架敵機突然襲擊。在敵機瘋狂掃射中佟麟閣右腿中彈。衛兵讓他退回城裡，但他說：「個人安危事小，抗敵事大！」他忍痛一躍上馬，繼續指揮部隊突圍。敵機再次俯衝下來，一顆炸彈正落在佟麟閣的戰馬之下，他不幸頭部中彈，以身殉國，年僅45歲。

父親一位貼身警衛後來告訴佟兵當時的一些細節：由於日軍飛機的瘋狂轟炸，警衛只好把佟麟閣的遺體暫時藏在村民的山藥架下。直到日軍第二天散去，紅十字會才派人接回。「當時天氣熱極了，母親搭了個木板，將父親遺體放在上面，木板下面埋了好多冰。」佟兵至今還記得母親悲痛過後的堅強，「她對我們說，無論如何這個消息不能告訴老太爺、老太太」。

### 遺體藏於廟中九載

當天晚上，宋哲元率部離開北平撤往保定，佟兵也跟著母親和家人，扶着父親的靈柩離開了東四十條40號的家，從此開始了8年的流離生活。佟兵說，當時，為防止日本人進城後毀壞父親遺體，母親考慮再三決定將其暫放於柏林寺中。

因為信佛的祖父祖母常去那裡燒香，寺裡的老方丈仰慕佟將軍為國獻身的精神，冒着殺頭的危險，保守著寄柩秘密直到抗戰結束。抗戰勝利後，佟兵與家人第一次能扶着父親的靈柩痛哭一場。為表紀念，北平西城南溝沿到北溝沿的一段路被命名為「佟麟閣路」。

## 大敵當前 移孝作忠

佟麟閣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隨身佩戴一副金十字架項鍊。在宋哲元下了撤軍令後，一位自小跟隨佟麟閣的副官，覺得自己隨時可能犧牲，就把存摺交給佟麟閣，並委託其在回城探親時交給



佟兵等赴京郊香山的佟麟閣墓地悼念父親。

記者聶晨靜攝

父母。但佟麟閣接過存摺，沉思片刻又退給他，並說：「你隨軍部撤回城內，還是你自己拿着吧。」接着佟麟閣反倒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項鍊，交給副官讓他回了城。「母親後來接到父親托人帶來的這包東西，打開一看是父親最為珍視的金十字架，頓時淚流滿面。」佟兵講述這段歷史的細節時，數度哽咽：「母親知道，父親是抱定殉國的決心了。」

### 是軍人也是嚴父

在佟兵的印象裡，父親能文能武，對6個孩子充滿了愛。「他對我們要求很嚴格，但從不打罵我們。」佟兵說：「雖不能常回家，但無論公務多忙，父親都讓我們定期寄上作業和習字本，他

親自點評，寫得好的，劃上紅鉤；寫不好的，打上一個叉。」就在陣亡前一天，佟麟閣還特地讓副官把兒子佟兵的大楷作業從戰場帶回了家。佟兵說，平時父親十分孝順，每逢休假必回家探視雙親，但自北平危急後，「父親就一直沒有回家。」儘管南苑與北平城內的寓所近在咫尺，「誓與盧溝橋共存亡」的父親卻選擇了待在戰場最前線。

「當時我祖父生病，家裡面打電話讓他回來看看老人。父親說，『現在局勢這麼緊張，不能回去』，要求我母親替他盡孝。」佟兵回憶，父親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大敵當前，此移孝作忠之時，我不能親奉湯藥，請代供子職，孝敬雙親。」



佟麟閣次子佟兵講述父親英勇殉國的故事。

記者聶晨靜攝